

丝路电影节论坛： 新形势下如何讲好“中国故事”？

10月12日，由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西安)执委会主办，西安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有限公司、陕西影视联盟、西影中国故事研究院联合承办，西影视频、西部电影频道、西影电影基金共同协办的“新时代·新故事”——新形势下如何讲好中国故事论坛在西影电影圈子举行。

论坛现场，嘉宾围绕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中国英雄故事、中国家庭故事等进行深入交流。面对新形势、新环境，嘉宾认为，中国电影人要讲好中国故事，创作更多有高度、有深度、有情怀的高品质影片，满足观众对中国精神和时代价值的银幕想象。

心中有人民，走到人民中去

现实题材是“中国故事”的重要方向。在谈及现实题材影视作品创作时，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中国电影基金会理事长张丕民认为，进入新时代，中国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波澜壮阔的时代壮举，我国从贫瘠逐渐发展到全盛，这其中包含着无数可歌可泣的创作素材，“只要我们心中有人民，笔下有乾坤，真正用心去做，就一定能够赢得观众。”

中国电影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张宏提出，“要真正讲好故事，就必须把故事讲到人民心里去，走到人民中间去”。他说，14亿人民在这个时代上演着轰轰烈烈的奋斗圆梦故



事，艺术家一定要走到人民当中去，才能够让广大观众接受我们的艺术，我们的艺术才可以“立得住、传得开、留得下”。

对于讲述“中国故事”的年轻人，张宏认为，首先要培养中国年轻人的文化自信和英雄情怀。而近年带动国漫雄起的《哪吒》、《姜子牙》等中国动画电影正在从一个侧面展现着中国当代年轻人的自信。

一是传承，二是创新

青年导演赵舜凭借动画电影《白蛇：缘起》在2019年将这个来自古典神话的中国故事“讲”到了海外。赵舜的经验是“讲好中国故事一是传承，二是创新，把新技术和本土文化融合在一起”。

赵舜透露，自己一直在思考，为什么当初那些极具中国风格的动画电影在七八十年代被大量涌入的美国、日本动画挤走了？我们是不是要学习和模仿别人的东西？在这个过程中，赵舜逐渐发现，“我们其实不用学别人，因为我们有自己非常强大的文化底蕴，有非常强大的题材宝库。”赵舜认为，在此基础上，创作者用自己的视角，用接近当下观众的状态讲我们的故事，即使拿到的是一个传统题材，一样能讲出“好故事”。

曾深度参与《战狼》、《我不是药神》等现实题材“爆款”电影的北京启泰文化发展集团创始人、董事长杨硕“讲故事”的经验是，把人物放在第一位，因为“人物是否立得住，决定电影成败”，人物如果没有立住，“无论剧情如何折来折去，都会让人出戏”。

杨硕同时提出一些创作存在的人物“脸谱化”问题，“我觉得其实脸谱化更多的还是创作水平不够”，他认为，杜绝“脸谱化”可以通过视角选取的方式实现，比如“用普通人的视角、正常的语态讲故事，让观众独立吸收”。而市场，最终会给“人物立得住”的作品一个答复。

讲好中国故事是创作方向

上世纪80年代，西影捧出了《老井》、《人生》、《红高粱》等一批经典佳作，在全国电影制片单位中，西影第一个在国际A类电影节获得最高奖项，获得国际奖项的数量位居第一，推出的影片出口量排名第一。如今的西影，正在创新中求变，讲述中国故事，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

西影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赵文涛表示，讲好中国故事，是一代代西影人的创作方向和艺术追求。创新求变的西影，将继续发扬开放合作的传统，深耕电影，创制精品，为陕西电影、中国电影繁荣发展，贡献力量。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赵宁宇表示，目睹了近年来丝路沿线电影产业的发展和电影人的成长，对新形势下讲好“中国故事”充满信心。他表示，西部是中国文明的支点，西部电影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西影几十年的血脉清晰通畅，正在迎接一个崭新的黎明，马上就会掀起波澜。

陕西青年电影制片厂成立

本报讯 10月14日，作为丝绸之路电影节系列活动中的重要环节之一，陕西省青年电影制片厂挂牌成立。

陕西青年电影制片厂董事长杨屹崐介绍，陕西省青年制片厂(以下简称陕青厂)将致力于青年影像工作者提供有保障的准入机制与上升通道，发掘、培养更多的有志青年电影人才，为新时代青年电影人的增值赋能。

当天，陕青厂与西安演艺集团、西

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文化艺术报》、中国工商银行西安分行签订了长期战略合作协议，为陕青厂在人才、传播、金融、教育等多方面提供支持。

西安电影制片厂总经理俞孟红，中国电影家协会儿童电影工作委员会会长郑虎，银都机构原董事长宋岱，国家一级作家、编剧河谷，青年导演白志强等参加成立活动。

(杜思梦)

200万大奖助力中国电影新力量 丝路电影节创投会颁出七项荣誉

本报讯 10月13日，第七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创投会落幕，七项大奖出炉。16位获奖项目代表累计获得200万元奖金。

本次创投会由导演何平担任终审主席，制片人叶宁、导演丁晟、编剧束焕、演员郝蕾等出任终审评委。刘仪伟担任培训顾问。

今年的创投会历时两个月，初审阶段共收到了来自17个国家和地区的418个长片项目。

项目中，既有关爱现代青少年内心世界的《地瓜味的冰淇淋》、《汉南夏日》、《成人世界》等，也有聚焦现实生活的《我是透明人》、《火星司机》、《流刑地》、《慕娘列车》、《朱鹮之恋》等，还有结合科幻、喜剧、悬疑丰富元素的《未来信》、《喜马拉雅雪人》等，还有将

镜头大自然的《神奇动物在高原》、《小鹤卓玛》、《我的傲娇野牦牛》等。

经过对项目表达、整体预算、制片、宣发等方面考量，评审团评选出16个优秀项目，角逐七项大奖。

最终，《未来信》、《宇宙风》、《成人世界》获得“丝路起航奖”，《火星司机》则获得了“最佳原创剧本”奖，“市场选择奖”颁给了《汉南夏日》，而《神奇动物在高原》则获得“最佳创作团队奖”，“最具商业潜力奖”由《小鹤卓玛》获得，《村庄音乐》获得当晚的“创投会大奖”。荣誉酒会上还颁发了八个“优秀丝路创投项目”奖项，获奖项目分别是《我是透明人》、《喜马拉雅雪人》、《流刑地》、《思想没问题》、《地瓜味的冰淇淋》、《朱鹮之恋》、《慕娘列车》和《我的傲娇野牦牛》。(杜思梦)

《永远是少年》亮相丝路国际电影节

本报讯 10月15日，红色青春片《永远是少年》亮相第七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导演冯小宁及主演团队与观众互动交流。

电影《永远是少年》讲述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几位青年学生接受马克思主义影响，最终成长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为国家和民族解放事业奋斗牺牲的故事。该片自8月29日在苏州开机，摄制组历经上海、浙江、福建、山东、辽宁、黑龙江等地转场拍摄，近日在陕西完成拍摄。

冯小宁介绍，《永远是少年》是一部讲信仰的力量到底有多大的电影，旨在通过电影的形式，引导青少年及广大影迷，与历史深情对望，了解那段峥嵘岁月。解读初心，解读信仰。

该片由陕西文化产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中华文化促进会、电影频道节目中心、西部电影集团联合出品，预计2021年与观众见面。(杜思梦)

丝路电影节专访陆川： 疫情过后，浮夸电影将遭观众厌恶

受“疫情”影响，本届丝绸之路电影节取消奖项评选，面向全球邀约的3500部影片，由7位特别推荐人组成特别推荐团队最终选出17部佳作向观众发布。

作为特别推荐人之一，陆川在电影节期间接受媒体专访，他介绍，好电影是推荐团的唯一评选标准。他希望，更多优秀中国影片参与国际电影节，传递新的中国形象。而对于“后疫情”时代的电影市场，陆川预测，内容真挚将成为未来电影创作趋势，浮夸电影终将被观众厌恶。

“疫情”或扭转创作趋势

以《可可西里》等现实题材电影入行，陆川对现实主义影片情有独钟，用陆川的话说，他是看着第五代导演的

现实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电影“出发”的，只是这些年“现实主义电影少了些”。

在陆川看来，“疫情”或将扭转中国电影创作趋势，“疫情后，首先会有部分和疫情相关的作品问世，比如讲医生的影片。另一个趋势是电影内容会更真挚，经历了疫情的生死考验，观众对于那些虚假、浮夸的电影可能会显得比较厌恶。”不过，陆川依然看好“令观众快乐的电影”，“那些作品还是会有很大市场。”

有独立表达、有创新、有温度

受邀担任丝路电影节特别推荐团一员，陆川与伊朗导演阿巴斯·法哈蒂、以色列导演阿莫斯·吉泰、斯里兰卡影评人阿什利·拉塔纳维等沙纳、波

兰女导演玛高扎塔·施莫夫兹卡、意大利电影制作人保罗·德尔·布洛克和中国女演员宋佳，隔着屏幕，在“云端”从深夜争论到凌晨，最终将《波斯语课》、《浪浪浪咚咚》、《地球太空船》、《龙虎武师》、《音乐》、《直立象传说》等来自丝路沿线国家的最佳佳作选为本届丝路电影节的特别推荐影片。

陆川介绍，特别推荐团的评选标准只有一个，“就是好电影”。推荐团认为，好电影必须有“独立表达、有创新、有温度”。

陆川透露，评选中特别推荐人各抒己见，争论激烈，但大家一旦开始讨论，“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隔电影人对电影的热爱”。

当结果出炉的一刻，陆川难掩激动之情，“大家隔着屏幕告别的时候，特别感动，你会发现，虽然在今年这个特殊年份，虽然在疫情之下，但你知

道，电影在持续，电影的精神在持续，没有什么可以阻隔我们对电影的爱。”

让更多电影被国际观众看到

作为国际电影节常客，陆川很看重电影的交流沟通属性，“电影是没有国界的语言，在某种意义上，电影可以把国家和艺术家连接在一起，把国家和观众连在一起”，他认为，应该让更多中国电影“走出去”，让更多中国电影在国际市场被国际观众看到，帮助中国传递新的中国形象。

对于准备“走出”国门的中国电影，陆川的创作建议是，“吸引全球人才、参与国际电影节、以及讲一个关于人性和人类的故事”。

丝路电影节专访叶锦添： 《花木兰》的问题，是他们不懂中国

10月13日，电影美术大师叶锦添现身丝绸之路电影节，接受记者专访。

在电影美术界，叶锦添的名字多与头部导演的作品联系在一起，从李安的《卧虎藏龙》到吴宇森的《赤壁》、冯小刚的《夜宴》、陈凯歌的《无极》、田壮壮的《小城之春》、关锦鹏的《胭脂扣》等等。最新作品是乌尔善的《封神三部曲》。

2001年，叶锦添凭借《卧虎藏龙》登上第73届奥斯卡“最佳艺术指导”的领奖台，成为首位获得这一殊荣的华人艺术家。

评论界对叶锦添的评价是：“他的艺术承载了讲求意境的中国文化传统，向世人展示一种富有东方诗意的超凡世界。”

在东西方电影界均有一席之地，叶锦添更能看清各自问题所在。采访中，

叶锦添直言，好莱坞很好，但他们真的不懂中国。而对于中国电影，叶锦添认为，目前最难的是，如何建立我们自己的电影语言，讲我们的故事。他希望，新作《封神三部曲》能够呈现“不太靠特技的‘中国感’”。

《卧虎藏龙》引发创作热情

叶锦添仍记得，当年和李安一伙人做《卧虎藏龙》时的“心气儿”，“我们一推人，想做一些事情，改变一些东西”。

2000年，《卧虎藏龙》北美上映后，迅速走红，据外媒统计，1980年以来在北美上映的外语片超过2400部，票房超过500万的89部，《卧虎藏龙》在北美的票房高达1.28亿美元，这一成绩迄今未被超越。

在叶锦添看来，《卧虎藏龙》的成功在于它提供了一种中国电影原汁原味的中国“文人气”。“刚好外国人看中国电影，这块是缺的，但这个东西，在中国电影里也是挣扎的”，叶锦添解释道，“讲求文人气，是讲求境界、讲求素养、讲求品格，这些东西我们在作品里面是缺的。”

《卧虎藏龙》在北美的爆发，一度影响了当时中国电影的创作潮流。《夜宴》、《无极》等影片，以东方想象力为代表的影片接连问世，叶锦添有些怀念那段日子，“大家都有股想发展我们自己的东西的劲儿，那时候大家很单纯，就是集中精力去做这个事儿，无论最后结果如何，是真的想做一些电影，比外国电影还好的那种劲儿。那股劲儿延续下来，必定会有好作品出现。”

尽管中国味浓重的古装武侠片早

已过了“最好的时代”，但叶锦添对“那股劲儿”的坚持并未减弱。在《封神三部曲》创作时，担任美术执导的叶锦添遍寻中原庙宇，从古代神佛雕像中寻找灵感，呈现水墨画里的飘逸感，他希望“这东西做出来，能够建立一个不太往特技上靠的东西，有走向中国的感觉”。

好莱坞真的不懂中国

《卧虎藏龙》之后，中国电影“走出去”的步子越迈越大，但并不足以改变西方对东方骨子里的“刻板”与“偏见”。

今年9月，迪士尼年度大戏《花木兰》在中国内地上映，这部由东方演员领衔的讲述中国传统故事影片，没能在中国市场复刻《功夫熊猫》的好运。在中国关注度最高的电影评分网

站上，影片上映初期，就有3.4万观众打出了“差评”，中国观众对影片最大的不满莫过于“这不是中国的花木兰”，他们看到的是一部在西方对东方主观幻想下，从造型、服装、场景到剧情堆砌中国元素的“四不像”电影。好莱坞的《花木兰》，最终折戟中国市场。

“《花木兰》的问题是，虽然制作团队做出过非常多、非常好的作品，但是他们真的不懂中国。”享誉国际影坛，叶锦添对东西方电影问题看得通透。在他看来，好莱坞创作《花木兰》时，陷入了“自我的局限”，“他们以自己的眼光和喜好为准，很喜欢某些东西，于是就会加强这些东西的表现，经过他们的审美选择，我们中国人去看的时候就会觉得不太清楚这东西是什么。”

这与此前好莱坞在中国市场“名利双收”的《功夫熊猫》的创作大不相同，“《功夫熊猫》是把我们的东西完全建构成他的系统，它不是真的，但也是完整的。但《花木兰》有点像我们之前国际上很成功的中国电影，像《英雄》《卧虎藏龙》，但它在这方面又没有足够深的了解。”

不能用西方系统讲我们的故事

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如今已经成了热门话题和重要课题。叶锦添觉得，对中国电影而言，目前最需要做的是“建立属于我们的电影语言”。

叶锦添举例说，“比如一条西方的龙出来，我们都很熟悉它是什么样的龙，但我们在演绎中国神话的时候，龙又该是什么样的？”

他反对对中国电影沿用西方电影的新技术手段，但他认为，重要的是要变成自己的东西，“比如说，一条东方的龙出来，要如何表现神龙见首不见尾？怎样虚实并置？这跟西方是不一样的。我们不能用西方系统来讲我们的故事，我们需要建立我们的电影语言，思考怎么说我们的故事，怎么用电影画面来表达我们的故事。”

谈及今后的创作方向，叶锦添透露，目前心态很慢，不急，还是想做些好东西。至于合作导演的选择，叶锦添笑言，同青年导演合作自己还“蛮缺的”，希望很快遇到让他有很大反应的艺术作品，开启新的创作。